



清代閨秀集叢刊

肖亞男 主編

21

清代閨秀集
刊叢

肖亞男 主編

21

國家圖書出版社

第二十一冊目錄

寫韻樓詩集五卷 清·吳瓊仙撰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烏程龐氏刻本 三

序 五

小傳 九

墓誌銘 一三

誄 一七

題挽 二三

行狀 二七

目錄 三三

卷一 三五

卷二 五七

卷三 七七

卷四 九七

卷五	一一七
先母寫韻樓遺集刻竣感賦	一四五
題詞	一四九
跋一	一七九
跋二	一八一
瘦吟樓詩稿四卷	一八五
清·金逸撰	清嘉慶間刻本
序一	一八七
跋	一九一
小傳	一九五
序二	二〇一
墓誌銘	二〇三
卷一	二〇九
卷二	二三三
卷三	二六三
卷四	二八三
五真閣吟稿一卷	清·錢惠尊撰
清光緒四年(1878)刻《崇百藥齋文集》附錄本	一一一

序一	三一一
五真閣吟稿	三一五
澹宜書屋詩草 一卷 清·高鳳樓撰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	三四五
序	三四七
題詞	三五一
卷上	三五三
卷下	三九七
跋	四四五
小秋蘭館詩草 一卷 清·儲廷英撰 清道光十年(1830)經畬堂刻本	四四九
序	四五一
小秋蘭館詩草	四五三
跋	四七一
紅香館詩草 一卷附詩餘 清·惲珠撰 民國十七年(1928)武進陶氏涉園石印本	四七五
序一	四七八
序二	四七八

序三	四八一
紅香館詩草	四八三
詩餘	五〇五
跋一	五〇七
跋二	五〇八

清·吳瓊仙 撰

寫韻樓詩集五卷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烏程龐氏刻本

吳瓊仙

吳瓊仙（1768—1803），字子佩，一字珊瑚，震澤（今屬江蘇吳江）人。吳義倫女，翰林院待詔徐達源妻。袁枚女弟子之一。能書，善臨晉唐小楷。嗜吟詠，一時名流慕其才名。《寫韻樓詩集》卷首有吳錫麒序，郭麌撰小傳，洪亮吉撰墓誌銘，彭兆蓀撰誄，女史汪玉軫、范玉、許瓊思、高箇題挽，徐達源撰行狀。末附題詞及龐元澂跋、何明生識。另撰有《雙巢翡翠閣小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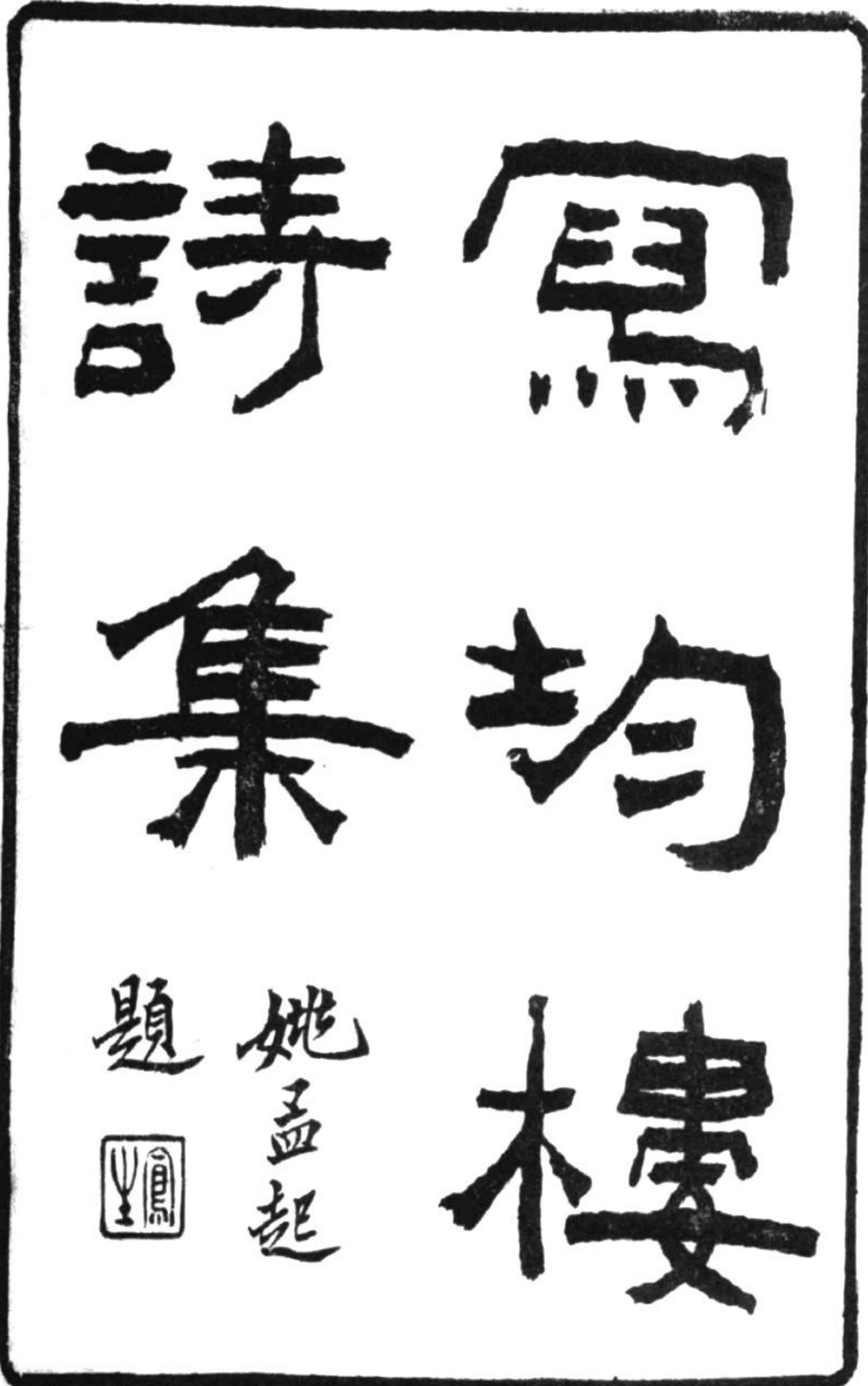
詩集

均句

題她孟起



木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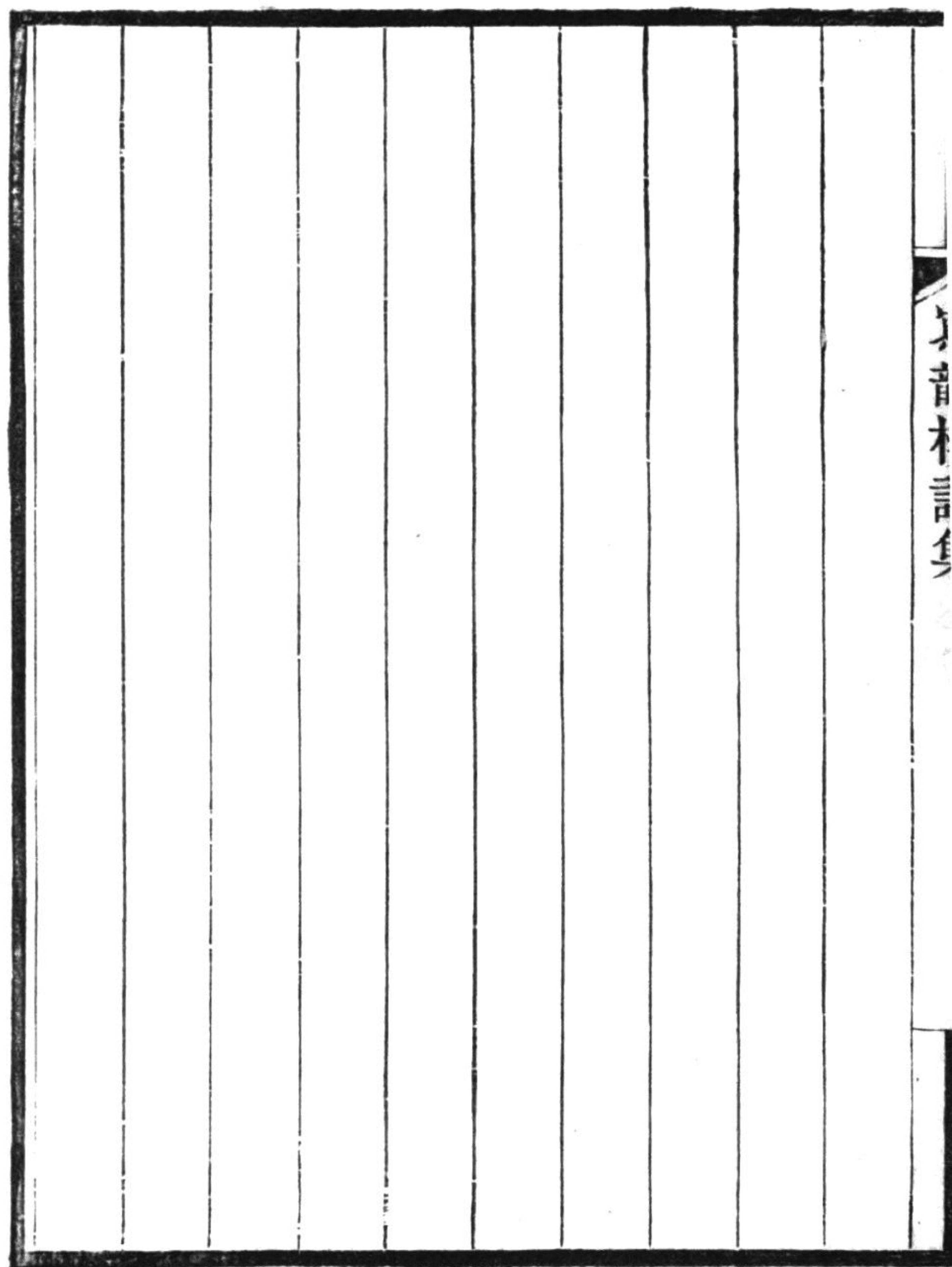


寫韻樓遺詩序

夫善清風之穆信具雅才狀春月之和能精詩意是蓋本之綺慧通乎瑤想故其鏗耀猶闕葩藻已發而況房中之奏上繼於二南盤中之詩旁周乎四角珠璣錯落錦段縱橫若今所稱寫韻樓詩者小謫仙人世早傳其唐韻上頭夫壻集宜輯乎玉臺也已安人姓吳氏名瓊仙字子佩一字珊瑚震澤平望鎮人翰林院待詔徐君山民之配也明月前身神仙眷屬稟其玉德名字燦於鐫茗振此形華婉變遇之操管故當公宮肆教德象修詩有齋季蘭之戶載詠河魈之美即可想鍼神於九張機上資談助於十重障

中迨冰旣泮有俟於堂玉鏡之檻蟾窺女牀之山鸞下明
明織女臨文昌之宮肅肅闔門啟學生之屋琴瑟合好松
柏相悅宜其稱劉綱之伉儷比高柔之愛玩焉況復禊湖
春暖合路秋晴家臨古木之橋人住梨花之里風來綠入
雲過香停每當雞枕催晨鴨爐張夕豪乍飛而妾和句甫
就而郎箋涉江之吟則魚皆出聽落葉之曲則蟬亦生哀
清音迭更勝趣彌遠故山民金門初入芟製旋返落落可
忘乎敝冕陽陽有樂乎房教此歌彼謠若將終身矣無何
淇泉永歎偏脂衛女之車齋白煩題遽咽孝娥之水槿嗟
日及萍感波流兩目愁余一身殉母遂使鴛鴦帳裏長簾

竟空翡翠匣中餘墨猶漬哀纏懷縣痛絕子荆縕緜遺簪
流連故劍未灰之字僅脫諸蟬化待輯之編更劬於螢照
回雲中之笙吹振海上之璈鳴殷淳婦人集中莫爭鉅麗
君房墉城錄裏咸遜才名此所以十索吟傳而不覺九迴
腸斷也僕偶游吳苑有訪黎川四圍之煙水環周一路之
蒹葭棹入得逢徐子共話前悰怊悵殊多鬱伊斯起因出
是集見示而命余序之玩其鳳泊鸞飄金迷紙醉雖容華
之已謝覺聲采之尤茂惟惜雜珮之贈徒想其生平大稱
之衡未邀乎月旦披尋所及時益惋然至於微雨丁簾長
謠子夜若山民者固宜其長毋相忘也已錢塘吳錫麒



小傳

夫人姓吳氏諱瓊仙珊珊其號也幼有玉德長多瑤情世俗女子翦結縷彩文繡之事鉛黛之飾罔不能罔不工而一不以屑意獨好爲詩精思眇慮本於性生年二十歸吾友徐待詔山民山民故喜爲詩則各過望同聲耦歌窮日分夜若珍鳥翡翠之在雲路而雌雛之相命也所居黎里俗尚華侈以財貨相高山民獨好雅游多長者交四方知名之士能爲文章者必招致之夫人飭中厨具豐膳猛燭或繼柔翰斯染一牋傳至四座色然時袁太史枚以耆年重望傾動海內自吳中過訪見夫人詩擊節稱歎以爲徐

淑之才在秦嘉之上山民益自喜獲師友之助偕游天平
山題詩絕壁見者疑爲神仙過往飄車羽輪動衣裳而落
珠玉也山民嘗一至京師不得意且歸夫人亦馳書促之
薛蘿之志靜好之樂雖有尊官厚祿知無足以易此者矣
歸年餘而夫人之母死哭泣過哀嬰疾遭災春秋卅六年以
嘉慶八年閏二月廿三日卒葬英早瘁蕙穆猶馨翦焉孩
稚呱呱扶牀山民於是孑立單處恍然如無戀於世者以
書告余思有以釋之嗚呼天之阨吾黨甚矣沈汙掘穴者
無論矣或早夭或客游無憊卽有達且顯者或不得行其
意山民家不中貲以好書愛客日益落名位未挂於朝籍

獨幸得齊牢共命之偶以詩文相娛樂而今又奪之則益信天之所以阨吾黨者不至於此極不止也然則夫人之早世不可謂非山民之命之窮有以累之而山民之命之窮亦未必非吾黨之有以累之也而又何以釋之哉然夫人之志嘗思有以自見而不以境之窮達爲念有非吾黨之士所可及者世俗女子之所爲更不足以云是則可傳也因爲倫次大畧以遺山民使有以自釋且自廣焉吳江

郭麽撰